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美川村集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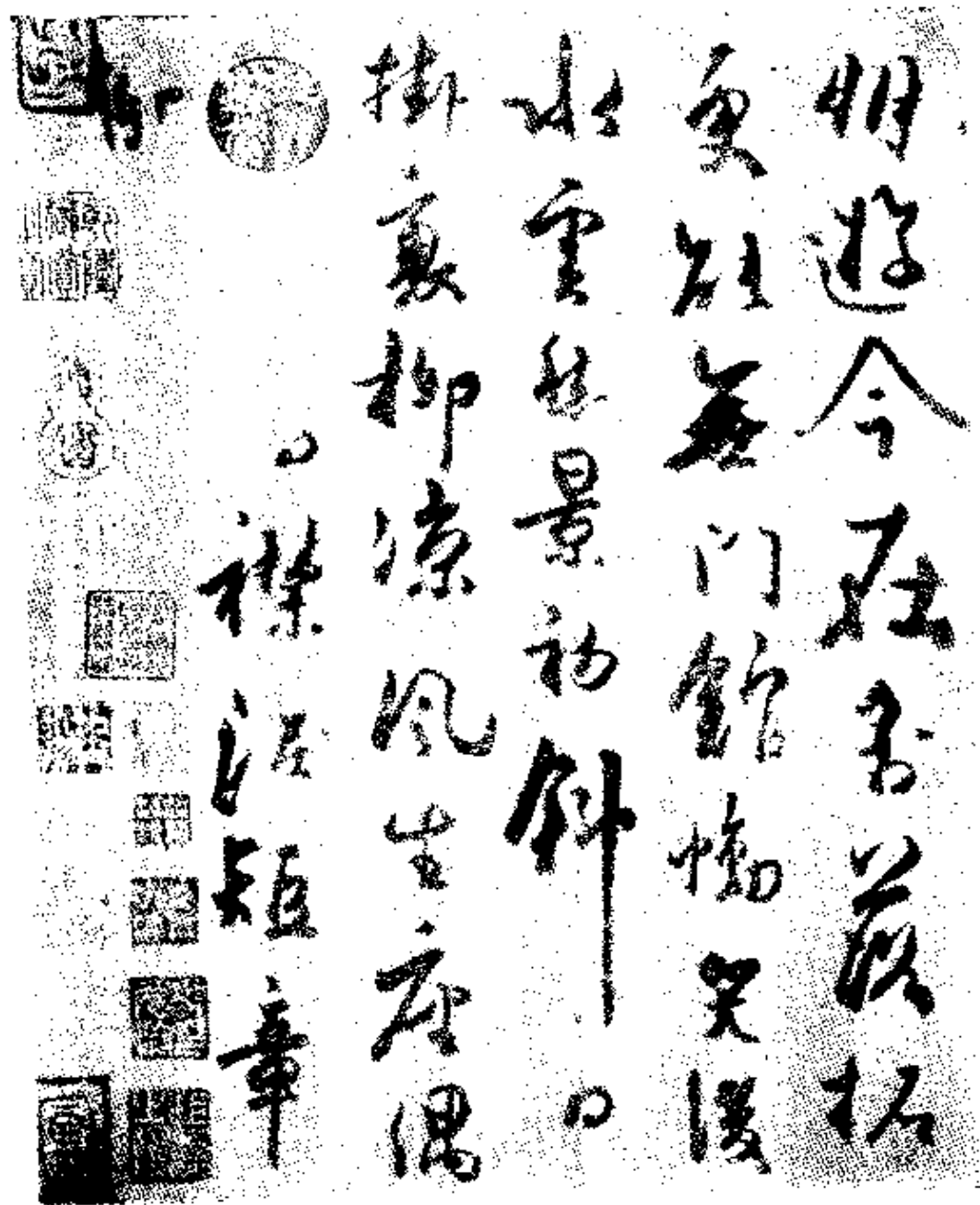
卷之二



牧大和三年佐叔吏部沈
公江五十年好年十三始
以善歌舞来乐籍中
後一歲公鎮宣城復置
好一於宣城籍中後二年

張好好詩

杜牧《张好好诗》墨迹之一



杜牧《张好好诗》墨迹之二

重印說明

杜牧是晚唐時著名詩人，與同時代的李商隱齊名。杜牧政治上主張外弭邊患，對內平定藩鎮叛亂，恢復統一安定的局面。他的詩風格俊爽，精鍊含蓄，七言絕句中更有不少佳作，為後人所傳誦。歷代注杜牧詩的人很少，清代馮集梧的注本雖較繁瑣，但對研讀杜牧詩還是有幫助的。現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舊版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一月

前 言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京兆杜氏是魏、晉以來數百年的「高門世族」。他既是宰相杜佑之孫，又是少年科第，按說是不難「飛黃騰達」的，但是因為他剛直耿介，不屑於逢迎權貴，與牛僧孺私交雖好，而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鎮的政策，與李德裕有世誼，而亦不肯稍事敷衍，所以他一生仕宦並不很得意。進士及第，制策登科之後，杜牧在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府為幕僚多年，後來又作過黃州、池州、睦州、湖州的刺史，中間雖然也曾入朝任監察御史、左補闕以及膳部、比部、司勳、吏部諸員外郎等官職，但時間都不長，最後官至中書舍人。杜牧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卒於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歲（公元八〇二—八五二年）^①。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當時莊田制發展，土地大量集中，兩稅法日久弊多，徵斂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鎮跋扈，宦官擅權，朋黨傾軋，統治階級內部的各種矛盾，錯綜複雜，這些

① 關於杜牧卒年，有不同的說法，詳本書附錄拙著《杜牧卒年考》。

都直接間接地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西北兩方的邊防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隸主與回鶻統治者的侵擾。這些時代背景，都在他的詩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杜牧關心時政，政治傾向比較開明進步，他承繼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經世致用之學，很注意研究「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①，有憂國憂民的熱情與經邦濟世的抱負，最喜論政談兵。他認為當時有兩個大問題，一屬於內憂，一屬於邊患。內憂即是安史亂後數十年來的藩鎮割據，內戰頻繁，影響到邊防空虛，民生凋敝；邊患則是吐蕃統治者佔據河西、隴右，威脅京都，而河隴人民亦長期受吐蕃奴隸主奴役之苦。他想將這兩個問題解決，然後使國家安寧，生產發展，人民康樂；而想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都必須用兵，所以杜牧很注重兵事，他認為士大夫不知兵是不對的。他曾作《罪言》，主張朝廷修明政治，並提出削平河北藩鎮的軍事策略。當武宗會昌中，平澤潞叛鎮及抵抗回鶻，杜牧都曾上書於宰相李德裕，陳述用兵方策，李德裕也頗採納他的意見。杜牧又將生平論兵心得為《孫子》十三篇作注。

① 《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書》。

杜牧二十幾歲時，出遊各地，就很關心民生疾苦^①。後來作刺史，爲親民之官，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減除弊政^②。對於唐朝腐敗的政治，也深致不滿。這些都可以說是杜牧思想中的進步因素。但是，他的政治抱負既不能實現，就不免時常流露消沈的情思，甚至因抑鬱之懷無所發洩，而縱情聲色，流傳了一些所謂『風流韻事』。不過，總的說來，他還不愧爲晚唐時期一位有抱負、有識見、有正義感的士大夫。

二

杜牧擅長詩、賦與古文，而詩歌的造詣尤爲傑出，他的許多進步思想即表現於詩歌之中。後人論杜牧詩，有的認爲他只長於緣情綺靡之作，這種看法，不够全面，杜牧詩中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相當強的。

上文提到，杜牧生平極關心的是削平藩鎮與收復河隴，最後希望能求得國泰民安。他這

① 《樊川文集》卷十《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② 《樊川文集》卷十四《黃州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卷十三《與汴州從事書》。

種志向曾在《郡齋獨酌》詩中明顯的說出：「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絃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蕩，兇狼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當文宗大和①初年討伐滄州叛鎮李同捷時，杜牧作《感懷詩》，慨歎安史亂後數十年中藩鎮跋扈，影響到「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而朝廷勢弱，無法控制強藩，自己雖有方策，可惜不能被採用，「請數係虜事，誰其為我聽」？武宗會昌二年，回鶻統治者率兵南侵，朝廷徵調大兵防邊，杜牧也很關懷，他作《雪中書懷》詩說：「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他又作了一首《早雁》詩，用比興的方法寄託了他對於北方邊塞人民因受回鶻侵擾而流離逃散的深切同情，成為《樊川集》中的名篇：

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迴？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

① 唐文宗年號，或作「太和」，或作「大和」，應以「大和」為是，詳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八《李渤留別南溪詩》跋語

中。杜牧手書《張好好詩》墨跡正作「大和」，楊氏景蘇園影宋刊本《樊川文集》、《四部叢刊》影明刊本《樊川文集》，亦均作「大和」。

對於吐蕃統治者侵佔河西、隴右，杜牧一直是很關心的。他作《河湟》詩，懷念河隴人民「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慨歎代宗不能用元載經略之策，憲宗想收復河隴而其志未遂。武宗會昌四年，命劉濛爲籌邊使，準備收復河隴，杜牧很高興，於是作《皇風》詩，希望「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驅白旆弔河湟」。宣宗大中三年，隴西人民乘吐蕃衰亂，驅逐吐蕃官吏，唐朝亦派兵接應，收復三州七關，老幼千餘人來到長安，見宣宗，歡呼萬歲。杜牧這時正在長安爲司勳員外郎，目覩盛況，作詩贊歎，有「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喜參差」之句（《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觀聖功，輒獻歌詠。》）

在鄉村中，杜牧看到農民生活之苦，曾作過一首《題村舍》詩：

三樹稚桑春未到，扶牀乳女午啼饑。潛銷暗鑠歸何處？萬指侯家自不知。

這首詩以鮮明的形象寫出農民與封建貴族兩個對立階級生活苦樂的懸殊，揭發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不過，由於杜牧出身於高門世族，又一生爲官，沒有經歷過接近人民的清苦生活，對民生疾苦缺乏更深刻更具體的認識，所以他的詩中反映這方面情況的很少，這是他所以不如杜甫偉大之處。

對於唐玄宗晚年的昏聩荒淫，杜牧一再作詩加以諷刺，如《華清宮絕句三首》中「一騎紅塵

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如《華清宮三十韻》中『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干將。』對於晚唐時期的政治，杜牧也有所不滿，而不便明言，則用含蓄之筆出之，如《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墳墓）^①

杜牧是一個心地善良富於正義感的人，他作《李甘》、《李給事三首》、《哭李給事中敏》等詩，讚揚友人李甘、李中敏反抗權奸的氣節，也表示了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他又作《杜秋娘詩》、《張好好詩》，對於封建社會中遭遇不幸的女子寄予同情。

杜牧思想中不健康的東西，在詩中也有所流露，如《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詩中說：『姹女真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有灰心消極敷衍世俗之意，而《兵部尙書席上

① 葉夢得《葉先生詩話》（中華書局影元刊本）卷中：『杜牧之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謫官累年，遇赦奉復，知慶州，謝表有云：『清

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作、《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①等篇，也都表現了他的不羈之行、聲色之好；並且還有無聊的應酬之作，如《送容州中丞赴鎮》、《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之類。讀杜牧《樊川集》時，應當存瑜去瑕，分別觀之。

杜牧詩歌的藝術是相當高的。唐朝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在杜牧以前的二百年中，出過許多有名的詩人，創造出各種不同的風格，但是生在晚唐的杜牧，不摹倣前人，不追逐時尚，有其獨創的風格特點。他在《獻詩啓》中說：「某苦心爲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所謂「奇麗」，可能是指李賀的詩風，而所謂「習俗」，大概是指元稹、白居易等「杯酒光景間小碎篇章」的「元和體」^②。李賀與元、白「元和體」的詩風，在晚唐時是頗有影響的，所以杜牧特別提出這兩方面，說明自己不受他們的沾染；所謂「不今不古，處於中間」者，就是說，自己不囿於時尚，不因襲古人。的確，杜牧固然沒有拘囿於李賀與元、白「元和體」的詩風，即便他所最推崇的李、杜、韓、柳，除去他的古詩有時顯出受韓愈的影響之外，其他也

① 此兩首詩在《樊川外集》與《別集》中。

② 關於「元和體」，參看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附論（丁）《元和體詩》。

沒有因襲痕跡，他特立獨行，能創造出自己特有的風格。當然這並不是說杜牧不接受古人的文學遺產，而是能把他們的好處吸收融化，用自己的精神面貌表現出來。

杜牧詩風格的特點就是俊爽，也就是劉熙載《藝概》卷二評杜牧詩時所說的「雄姿英發」，這是杜牧詩歌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的基本特徵。

前人論杜牧詩，多是欣賞他的律詩與絕句，宋張戒《歲寒堂詩話》甚至於說杜牧「不工古詩」。這種看法不夠全面。杜牧固然擅長律詩與絕句，但是古詩，尤其是五古，也作得相當好。自從韓愈以古文家從事於詩歌的創作，將作散文的方法運用於詩中，盤曲跌宕，勁氣直達，開了一個新途徑。杜牧作古文是學韓愈的，他的古詩也汲取了韓詩的特長^①，善於敘事、抒情，甚至於發議論，氣格緊健，造句瘦勁，如《感懷詩》、《杜秋娘詩》、《張好好詩》、《雪中書懷》、《郡齋獨酌》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晚唐詩人，一般說來，才力比較薄弱，長於作律詩與絕句，很少能作長篇古詩的，只有杜牧與皮日休二人的古詩作得多而且較好^②。

① 上文所引《雪中書懷》詩「北虜環亭障」以下諸句，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十一曾經指出其「以排調語抒孤憤」，與韓愈《贈張道士》詩「意象如一」。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形迹上的偶合，而杜牧古詩得力於韓者並不止此。

② 李商隱古詩亦受韓愈的影響，頗有氣骨，如《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等，但是所作很少。

杜牧的律詩與絕句是非常精采的，尤其是七律與七絕。大凡作律詩與絕句，勁健者容易失於枯直，而有韻致者又多流於軟弱，杜牧的作品，獨能於拗折峭健之中，有風華流美之致，氣勢豪宕而又情韻纏綿，把兩種相反的好處結合起來。上文所引《早雁》詩，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此外，如《九日齊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霑衣！

抑鬱之思而以曠達出之，音節高亮。又如下列諸聯：

橋橫落照虹堪畫，樹鎖千門鳥自還。（《洛陽長句》）

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

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無論是寫景或抒情，都是健拔昂揚。胡震亨《唐音癸籤》卷八引徐獻忠說：「牧之詩含思悲悽，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以時風萎靡，獨持拗峭。」這個評語是相當中肯的。

絕句雖然是短短的四句詩，但是善於運用時，能够做到精鍊、含蓄、婉曲、深折，用旁敲側擊之法，表達豐富的情思，摹寫生動的景象，以少許勝多許，耐人尋味。唐朝詩人在這方面下

了很大的工夫，創造出不同的意境風格，杜牧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個。《唐音癸籤》卷十引楊慎論唐人絕句，說：「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①杜牧絕句詩中有許多傳誦千古的名作：

青山隱隱水遙遙（一作迢迢），秋盡江南草木（一作未）彫。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寄揚州韓綽判官》）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鏡中絲髮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途中一絕》）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絕句》）

這些例子不必多舉了。杜牧善於運用絕句詩體，在短短的兩句或四句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畫圖，或者表達深曲而醞藉的情思，使人玩味無盡，而音節頓挫上，尤其安排得好。

① 王江寧指王昌齡，李彰明指李白，劉中山指劉禹錫。

晚唐另一位傑出的詩人李商隱對於杜牧是很尊重的，他贈杜牧的詩說：「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羣。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惟有杜司勳。」（《杜司勳》）表示了自愧不如之感。實際上，李商隱的詩也自有他的特長，與杜牧異曲同工，後人也並稱他們二人爲「李杜」，認爲是晚唐詩人中的雙璧。

三

杜牧的《樊川文集》二十卷，是他外甥裴延翰所編次的。據裴延翰序中說，杜牧於大中六年冬得病將死時，「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而裴延翰平日保存了杜牧許多手稿，「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因此編爲二十卷，詩文合爲四百五十首。這些作品當然都是可靠的。宋人又編次《樊川外集》與《別集》，因爲鑒別不精，其中雜入了不少並非杜牧的作品，如李白、張籍、王建、張祜、趙嘏、李商隱、許渾諸人的詩篇，前人多已指出。

《樊川詩》有清馮集梧注本。馮集梧，浙江桐鄉人，馮浩之子。馮浩對於李商隱詩文用功甚深，曾作《玉谿生詩箋注》六卷、《樊南文集詳注》八卷，號爲精審。馮集梧承繼家學，爲杜牧《樊川詩》作注。據他《自序》中所說，他只注《樊川集》中的詩歌，至於《外集》、《別集》，「未暇論

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欲存也。馮集梧注杜牧詩，與他父親馮浩注李商隱詩，體例亦略有不同。李商隱詩用意深隱，所以馮浩注中常對李詩用意所在，加以探索詮釋（當然，這種解釋不一定全都恰當），而馮集梧注杜牧詩時，則以「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爲辭晦者，迥乎不侔。……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自序》）

馮注是用了相當多的功力的。凡是《樊川詩》中的名物、輿地、典故、難解的字與語詞，以及有關唐朝的典章制度，全都注出；個別詩篇，如《感懷詩》、《杜秋娘詩》等（均見《樊川詩注》卷一，以下只注卷數），其中多牽涉唐朝史事，馮注亦徵引詳明，便於尋繹。有的地方還加以校勘辨析，譬如《潤州二首》（卷三）第一首第一句「句吳亭東千里秋」，馮注據《孔氏雜記》及《一統志》校改爲「向吳亭」；又如《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卷三），馮注根據李郢詩，考訂此題中「湖南」當是「湖州」之誤；又如《齊安郡晚秋》（卷三）「可憐赤壁爭雄渡」句下，馮注辨明，孫、曹會戰之赤壁不在黃州。對於不能明確解釋的典故，馮注亦採取審慎的態度，譬如《重送絕句》（卷二）「一燈明暗覆吳圖」句下，馮注云：「案『覆吳圖』未詳。或云：『用晉杜預表請伐吳，帝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張華推枰斂手事。』存參。」

馮注當然也有缺點。最普遍的就是拘泥於古人作詩「無一字無來歷」之說，對於杜牧詩句所用的字或語詞，差不多都要注出來歷，有許多是累贅的，不必要的。譬如《郡齋獨酌》（卷一）「生人但眠食」句下，馮注：「《南齊書·陸澄傳》：『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村行》（卷一）「春半南陽西」句下，馮注：「張若虛詩：『可憐春半不還家』」；《潤州》（卷三）「青苔寺裏無馬跡」句下，馮注：「張協詩：『青苔依空牆』」；《自宣城赴官上京》（卷三）「千里雲山何處好」句下，馮注：「王融詩：『江山千里長』」；《新定途中》（卷三）「重過江南更千里」句下，馮注：「謝靈運詩：『江南倦歷覽』」；《江上偶見絕句》（卷四）「野渡臨風駐綵旗」句下，馮注：「屈原《九歌》：『臨風恍兮浩歌。』」這類例子很多，幾乎每篇注中都有。「眠食」、「春半」、「青苔」、「千里」、「江南」、「臨風」等，本來都是極普通的語詞，在杜牧詩中，也無其他用意，而馮注一定要替他們找來歷，這只能說是徒費筆墨，對於了解、欣賞杜牧詩並沒有多大用處（清人注解古人詩集，犯這種弊病者甚多，亦不獨馮集梧一人如此）。此外，馮注亦偶有錯誤之處，如《今皇帝陛下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觀聖功，輒獻歌詠》（卷二）詩中「宣王休道太原師」句下，馮注：「《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這個注是錯的。杜牧此處原是用《詩經·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句意，稱讚唐宣宗收復河湟之功勝於周宣王之伐

獮狃，與《國語》的『料民太原』之事無關。不過，總的說來，馮集梧《樊川詩注》對於研讀杜牧詩歌還是很有幫助的。

繆鉞寫於四川大學歷史系

一九六二年三月

樊川詩集注總目錄

杜樊川集注序	一一二
樊川詩注自序	三三四
樊川文集序	五七七
舊唐書本傳	八
唐書本傳	九一二
樊川詩集	一三三—三一九
樊川詩補遺	三二〇—三二五
樊川別集序	三二六
樊川別集	三二七—三四六
樊川外集	三四七—三八九
樊川集遺收詩補錄	三九〇—四一二
杜牧卒年考	四一三—四一五
杜牧詩評述彙編	四一六—四四二

杜樊川集注序

義山、牧之，世亦以李、杜並稱，而玉谿生詩，注釋者多，詞旨愈晦。自吾師馮孟亭先生，澡雪精神，蕩滌繁穢，凡錦瑟碧城之什，并泥鏡檻之篇，如燭照幽，若針通結，鄭箋有倫，楚豔斯張。今鷺庭編修其賢嗣也，班固能續父書，顏奭爲得巨義；嘗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發明，取飭羣言，積牘盈尺，旣成功有日矣，新宮不戒，餘燼莫收，又復寒暑勤劬，左右采獲，遲之一紀，始得醒焦桐於爨下，回幸草于春餘。注成，屬余爲序。余惟牧之內懷經濟之略，外騁豪宕之才。當其時，藩鎮方張，朝廷多事；五諸侯並起，欲逼天閭；十常侍未除，先驚帝座。屯蜂畫聚，社鼠宵行。江充旣兆亂於犬豕，賈誼轉埋忠于鵬舍。往往激昂狂節，搖蕩愁旌；陳兵事之書，一磨願乞；揭臯言之目，三朋奚辭。觀其獨酌成謠，感懷發詠，固非徒以一已牢愁之語，托之無端綺靡之詞者也。而乃偃蹇慕僚，浮沉朝籍，攬霜毛於春鏡，裹雨褐于秋船，茹鯁空憂，叫閭無助。惟是留雲夢裏，中酒花前，憑街子而說生平，對樗蒲而論心事。綠葉成陰之慨，青樓薄倖之名。壯志飄蕭，才人落魄。此又寫深情之帖，莫喻纏綿；讀小雅之篇，難名悱惻也已。鷺庭博采史編，綜核時事。佇伊人于溢浦，眷往蹟于朱坡，泯彼餘波，節之雜佩。花紅玉白，能通諷諭之心；

酒醒燈殘，爲搵英雄之淚。不穿鑿以側附，不濛朧以詭隨，情貌無遺，詮貫有餘。起古人而亦感，俾後學之不迷。是一編也，可以不朽矣！獨念義山、牧之，實爲有唐一代詩人之殿。蒞中原之牛耳，張大國之輦弧，並號霸才，足推餘勇。然而風流已遠，文采僅存，誠不意時閱乎千載之餘，而注成於一家之手。靈源得濬，幽徑重搜。若鷺庭者，在小杜爲功臣，在吾師爲肖子。蘭陔養志，勝廣束皙之詩；水調傳聲，待續揚州之夢。

嘉慶辛酉春二月既望錢唐吳錫麒撰

樊川詩注自序

注杜牧之樊川詩四卷，既輟簡，序之曰：注詩之難，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論世及以意逆志之說，而奉以從事者，不無求之過深。夫吾人發言，豈必動關時事。牧之語多直達，以視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爲辭晦者，迥乎不侔。且以毛公序詩，師承有自，而後儒尙有異議；況其下此，抑又可知。茲故第詮事實，以相參檢，而意義所在，略而不道。昔人注書，謂取證之書，當以最先者爲主，此亦難以概論。神農本草，伯禹山經，其書多著漢時郡縣，雖有遺文，未可明也。使釋山水草木者，舍可据之經典，而上取二書，以是爲古，未見其得，又如湯告天之文，今略見尙書湯誥，而論語集解據墨子引湯誓，然此可云書古文晚出也。鳳兮鳳兮，見論語莊子，而劉峻注世說，乃引列仙傳，故知革故取新，務在舍所習見，而姬籍、孔書，或亦略諸。至若周書之職方時訓，多同周官月令；國語之方左傳，又重出而小異。茲于地理職官，其各見于新、舊唐書及六典、通典、元和志等書者，隨條分綴，義在互著，似斯類推，難可枚舉，亦藉以參離合，備遺忘也。王逸注離騷，于縣圃引淮南子，淮南實在屈後；李善注洛神賦之遠遊履，引繁欽定情詩，而子建與繁同時。若漢元帝紀自度曲，臣瓚引張衡西京賦度曲未終；而善注西京賦復引臣瓚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漢書注爲證。蓋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往往偶隨所見。茲歷選載言，間從近取，實用此道，諒可無譏。若夫左氏釋經，多敘經外別事，而摯虞之賞杜氏釋例云：左氏本爲春秋作傳，而左氏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故亦孤行。茲于詮釋所及，或遂衍及旁支，不知所裁，坐長繁蕪，然不欲割棄，姑亦存之。至所引書如蕭統十二月啓，隋煬望江南詞之類，頗出後人僞托，然意可證明，亦間爲采摭。所謂昔之見爲今，今之所謂古也。牧之詩向多有許渾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別集各一卷，茲多未暇論及，蓋亦以牧之手所焚棄而散落別見者，非其所欲存也。趙岐于孟子，不爲外書四篇作注，亦其例也。牧之出處之迹，史傳瞭如；卽詩亦可概見。茲仍其編次，不加更定。第才非著述，多所闕謬，豐取矜擇，靡得而稱；若其字句之異同，則頗廣蒐他本，詳爲附注。蓋二字以上謂之一云，一字謂之一作，實用王欽臣談錄之例云。

嘉慶三年十月日桐鄉馮集梧書

樊川文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夏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奉錢，剏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游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奉，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邪！」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較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邪？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搜采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

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真之文，高騁夔厲，旁紹曲撫，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穢，支立敲倚。呵摩駁瘞，如火煦焉；爬梳痛癢，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變，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墊爆擊，迅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橫撞，椽裂噎呀，憂切韶護；其砭熨嫉害，隄障初終，若濡凜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臯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采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紛畫綫織，布在眼見耳聞者。其議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皋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計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

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厲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諭讚誡，與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懸遠窮幽，醜映魁疊，筆酣句健，窈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銜陳，聳曹、劉之骨氣，撥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斷治本，緼幅道義，鈎索於經史，舐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下。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寤寐思慮，顛倒反覆，不翅音試逾年。苟陰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它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抵誣，以甘罰殛邪！故總條目，強自作序。

舊唐書本傳

附杜佑傳

杜牧字牧之。既以進士擢第，又制舉登乙第，解褐宏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沈傳師廉察江西宣州，辟牧爲從事，試大理評事；又爲淮南節度推官，監察御史裏行，轉掌書記，俄真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顓病目，棄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並兼史職。出牧黃、池、睦三郡，復遷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又以弟病免歸。授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歲中，遷中書舍人。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略。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夏無備，宜五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注曹公所定孫武十三篇，行於代。牧從兄悰，隆盛於時，牧居下位，心嘗不樂。將及知命，得病，自爲墓誌、祭文。又嘗夢人告曰：『爾改名畢。』逾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行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寢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徵還於角，爲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角，足矣。』其年以疾終於安仁里，年五十。有集二十卷，曰杜氏樊川集，行於代。子德祥，官至丞郎。

唐書本傳

附杜佑傳

杜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辜，故作學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它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

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猶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衝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寇，以襄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亢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才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它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它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

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陳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疆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鄒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

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曼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窺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綜，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樊川詩集目錄

卷一

感懷詩一首	三五	雪中書懷	七九
杜秋娘詩	三五	雨中作	八二
郡齋獨酌	四	偶游石盞僧舍	八二
張好好詩	五	赴京初入汴口，曉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八四
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五	獨酌	八五
李甘詩	六	惜春	八六
洛中送冀處士東游	七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八六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七	過驪山作	八七
長安送友人游湖南	七	池州送孟遲先輩	八九
皇風	七	重送	九
		題池州弄水亭	九七